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94
5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九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 奥尔高先生 (挪威)
(副主席)

一 巴勒斯坦问题〔27〕(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259/A

下午三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7 (续前)

巴勒斯坦问题

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会着手审议了一个迫切而重要的国际问题，巴勒斯坦问题。 这个问题是任何解决中东问题方案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中东不可能得到永久的解决，这个地区不可能有什么公正持久的和平。 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是中东问题的综合政治解决方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对当前中东国际局势来说，是绝对重要的，我们不能不考虑它。

巴勒斯坦问题有长久的历史渊源。 仅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关于这个问题就有过成打的不同决定以及好几百次的发言与声明，然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同时，要求结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悲剧的呼声也愈来愈坚决了亮。 以色列侵略的结果使三百万巴勒斯坦居民不能享有联合国决定中所载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 这是完全反常而不能接受的状况。 中东冲突的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轻视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结果。

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当代国际法的原则公认为属于世界一切民族的基本权利。 以色列侵略的结果，使得这个久经痛苦的民族降到了一无所有的难民地位，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在许多国家流浪，而他们的家园和国家的资源被掠夺摧毁，一度繁荣的城市和村庄都被以色列占领者变为废墟，夷为平地。

许多年来，一直有人企图从纯粹人道主义的观点来考虑巴勒斯坦问题，也就是说，把它当作难民问题。 我们从来就不赞成这个观点，我们强调了只有在解决中东问题的积极方案和消除所有以色列侵略的后果的情况下，才可能保证巴勒斯坦的

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苏联于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中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的倡议。联合国通过了这个倡议，承认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这清楚地显示出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新观点的特性。大会决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这件事本身就显著地证明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正义与合法性，得到了广大的国际承认。只有那些特别眼盲心瞎的人——这不仅是在以色列的那些人——才仍然会继续安慰他们自己，假装没有注意到巴解组织的存在，而希望这样就能够把整个巴勒斯坦问题推开不管。

尽管巴勒斯坦人民的敌人和联合国的敌人对巴解组织，对阿拉伯国家及其朋友，以及对整个联合国展开了多么凶猛的敌对攻势，并且对巴解组织的代表团成员直接提出了攻击的威胁，然而他们想破坏或阻止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的建设性讨论，并没有成功。

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中通过的第 3236(XXIX) 号决议中，非常清楚地说明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包括了不受外力干涉的自决权，和国家独立自主权。这个决议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回到他们的故土，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他们是被以色列侵略者从那里驱逐而流离失所的。这项决议强调如果不准许巴勒斯坦人民有这些权利，就不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项决议更包括了一项条款或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民是有关在中东建立一个持久公正的和平的主要当事人之一。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也通过了第 3237(XXIX) 号决议，准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合国的观察员地位，有权参加大会和在大会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主办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这项决议明确肯定并正式在国际上依法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

主要是由于以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率领的巴解组织代表团积极参与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当时社会主义和不结盟国家为首的压倒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支

持的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立场，使得大会得以通过这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与合法要求，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决定。

对巴勒斯坦人民和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的所有朋友来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中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结果，是一次很大的胜利。

大会所作的这些确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历史性决定，证明了蛮横地公然违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实行一种全盘否定他们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的政策以色列侵略者，现在在大会中已经被完全孤立起来，并且实际上成为犯了国际罪行的受审之囚。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所作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巴解组织的国际权威，增加了巴勒斯坦问题对于解决整个中东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与所居的地位。但自从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以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多少改变。很不幸的，我们不能不指出，从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A/10265号文件，和从巴解组织代表团团长卡杜米先生的非常详细而有十足理由的声明中，显然可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的条款至今没有实现，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真正的步骤来实现这个决议。

造成这个持续的僵局的原因在那里呢？主要是在于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在于以色列领导人和他们的保护人顽固地拒绝承认在这项决议和联合国其他的决定中所肯定了的以色列人的权利，或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原因也在于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中东的一些决定所采取的破坏行动，及其拒绝在日内瓦会议的范围内，由巴解组织以巴勒斯坦人民公认的代表的身分平等参加举行解决中东问题，包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建设性谈判。

以色列领导人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作出声明，说以色列有独立而安全地生存的权利，同时却一直公然藐视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他们自己独立生存的合法权利。以色列对付阿拉伯国家与人民的侵略和扩张政策是由那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保护者所推行的，他们在我们面前把这个政策描绘成一件所谓国际上的善行，

同时却把巴勒斯坦人民争取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合法斗争，描绘成他们所谓的恐怖行动。 但这是处心积虑的诽谤。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以色列及其保护人的顽固反对，目的是要阻止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性决定的实现。 这已在世界各地激起了愈来愈大的义愤。 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英勇的先锋，以巴勒斯坦人民杰出的子弟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的正义斗争，正得到来自联合国压倒多数的会员国及其人民愈来愈多的同情与支持。 这在大会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可以得到另外一个证明。 几乎所有说过话的代表都强调，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能按照大会第 3236(XXIX) 号决议的条件，获得公平的解决的话，中东就不可能得到持久的解决，就不可能有公正持久的和平。

譬如，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先生在本届会议中说：

“承认和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真正解决中东危机的基本因素。 国际舆论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大会终于将它置入第 3236(XXIX) 号决议中。（第二三八二次会议，英文本第 58—60）

许多代表指出了巴解组织对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决定采取了正确而负责的态度，并表示随时准备和联合国积极合作。 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却不是这样。

苏联已一再阐述其对于解决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原则上的一贯立场，这个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表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中东政策的本质。 他说：

“苏联对于尽快达成中东问题的持久、公正、和平的解决，一向非常关切，现在如此，将来也继续如此。”

他又说：

“为达到这个目的，苏联会努力和社会主义兄弟国，阿拉伯朋友接触，并采取密切的联合行动，和所有真正希望为达到世界和平事业的这个极为重要的

目标而作出贡献的国家，合作无间。”

苏联政府再三强调，为了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顾到这个地区所有的国家和居住在这儿的所有人民的利益，以色列军队必须从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所有中东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

正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所提到的：

“如果那些严重的问题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解决就无法进展。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中东问题的解决只会随着局势的逐渐恶化而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姑息的措施或伪装都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第二三五七次会议，英文本第 51 页）

我们知道，考虑中东的所有问题有一个很适当的机构，就是日内瓦和平会议。苏联赞成恢复它的工作，让有关的各个当事人，当然包括巴解组织的代表在内，都来参加。

为了想要消灭战争的温床，防止新的危机产生，为了想要加强并扩展缓和的程序到世界各地去，苏联一直继续不断地努力在中东实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建立持久的和平。

苏联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之间，已经建立了兄弟般的友好关系。苏联对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为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以及为通过民族独立和进步的方式求得发展的斗争，正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与帮助。最近，这些关系的发展特别积极。苏联对于阿拉伯国家人民合法利益的坚决一贯的支持，获得了他们的舆论与领导者的深深感激。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致勃列日涅夫先生的一个电报中说：

“我们的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我们最艰难困苦，必须抵挡力求消灭我们民族的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打击的时候，支援我们

的原则上立场。”

今年春天，亚西尔·阿拉法特访问苏联时，曾发表了一个正式公报，对于苏联给予阿拉伯人民——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全面援助，表示很深的感激。参加大会本届会议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团长卡杜米先生对苏联给予巴解组织的援助，表示很深的感激，苏联代表团也要感谢他。

苏联相信，为了得到一个中东的解决办法，所有那些关怀中东人民的命运的人，特别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联合国和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责任是要果断地出来，促进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作的重要决定，立即无条件地实现，并强迫以色列照着这些决定去做，借此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以及所有阿拉伯人民为消灭以色列侵略的后果的斗争，提供支援。

总结苏联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立场，苏联代表团要强调以下的观点。苏联坚定不移地支持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并且赞成取消以色列侵略的后果，并按照众所周知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为了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顾及这个地区所有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有必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首先，以色列军队必须从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退；其次，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建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第三，中东所有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苏联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这一立场及其对于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的支持，于十月三十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先生为伊拉克共和国总统的特别代表伊拉克新闻部长阿齐兹先生访问苏联而举行的招待会上，再次得到肯定。在这次会议上，两国都确认了愿意对它们认为是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要素的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继续给予全面性的支持与援助。它们也强调为了阿拉伯国家为共同事业从事正义斗争的利益，阿拉伯国家有必要加强团结。

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努力达成中东问题总的政治解决的范围内，而且唯有让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毫无保留地完全参与影响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阶段的谈判，才能解决；现在，显然已没有人怀疑这个事实了。巴解组织代表团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达成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的努力中，必须独当一面，和其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士站在平等地位。

用局部应付的措施，想要瞒着巴勒斯坦人民，不顾他们的利益，来达成一个持久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是不可能的。联合国不但有义务再次确定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和建国权，而且也有义务坚决有力地谴责那些正在暗地里挖墙脚、阴谋破坏，使联合国不能履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的人。

苏联和社会主义联盟里的其他国家一向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一个前提，认为必须坚决制止侵略行为，并认为在法律上属于受侵略之害的国家的土地，必须归还它们，并且各国及其人民都有自由，独立发展和生存的权利。这真正不只是一个中东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基本原则的问题。

黄华先生（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中，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高举十月战争团结斗争的旗帜，在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继续向前迈进。巴勒斯坦人民不畏强暴，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不断打击以色列侵略者。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享有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这是对超级大国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妄图扼杀巴勒斯坦解放事业阴谋的一个沉重打击。它有力地表明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阿拉伯国家之间互相支援，加强合作，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防力量，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干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阿拉伯国家在十月战争中以石油为武器，沉重打击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创举，继续发挥其深远的影响。超级大国采用软硬兼施，诱压并用的手法，妄图分化和破坏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团结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与此同时，海湾地区国家也日益加强联合，反对超级大

国的渗透和扩张。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同整个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的相互支持进一步加强。今年以来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了进一步的支持。若干第二世界国家也开始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对话。上述事实生动地说明，整个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而有利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

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代表团曾多次指出：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霸权，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反侵略、反霸权主义的斗争。这个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对这个地区的疯狂争夺。两年来，中东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自从十月战争以来，中东局势再次陷于“不战不和”的局面。这是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强加给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目前尽管有了各种各样的脱离接触的协议，中东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两个超级大国虽然分别提出“全盘解决”和“逐步解决”的主张，实际上它们都根本没有彻底解决中东问题的打算和诚意，有的无非是都想借此抬高自己，排挤对方。它们都需要在中东维持一个“不战不和”的局面，打一下，停一段；打是有控制的打，和是有控制的和，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叫做“有控制的紧张”。因为只有保持这样一种局面，才有利于它们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战略要地和石油资源；有利于它们贩卖军火，牟取暴利，以减缓自己的经济困难；有利于它们试验新式武器，准备新的更大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中东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

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中东地处欧洲的侧翼，有着丰富的资源，是它们争霸全球的一个重要环节。就连它们自己也曾情不自禁地公开招认过：谁控制了中东，谁就能控制欧洲，并进而控制世界的其他部分。正是由于如此，它们为了争夺中东，都在使尽浑身解数想倒压对手。一个超级大国至今拒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并不断向以色列运送大批先进武器和提供各项援助，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撑腰打气。而那个自诩为阿拉伯人民“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则更是口蜜

腹剑，居心叵测。为了控制阿拉伯国家、扩大势力范围，在欺压、讹诈别人和玩弄阴谋诡计方面，它比之另一个超级大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口头上天天讲的是如何真诚支援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但人们都还记得，就在十月中东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和以后，它连已经答应了向浴血奋战的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提供的武器都卡住不给，而且还逼人还债。它口头上也讲什么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政策，但却又在以色列人力奇缺的时候，大规模地向以色列移民，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兵源，“雪中送炭”，从而博得了以色列侵略者的感激和赞扬。去年联大期间，它还信誓旦旦，宣称要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可是，一转身，它就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发表联合声明，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篡改为“合法利益”。在此以后，它又多次公开强调要保证所谓以色列的“安全”。一些阿拉伯公众舆论义正词严地指出：在当前以色列还霸占着阿拉伯大片领土并肆意践踏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情况下，这个超级大国的上述言行的叛卖性质特别明显。不但如此，十月战争以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同以色列断交，犹太复国主义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超级大国，从其争霸的需要出发，却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频繁接触，从暗中勾搭，发展到公开往来；从所谓“民间”代表的接触，发展提高到官方的来往，以至外长间的密谈。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个超级大国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所施展的那一套翻云复雨，两面三刀，背信弃义的真实面目吗？这样的一个国家，又怎么能相信它会真心诚意地支持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呢？事实上，一些阿拉伯的公正舆论和阿拉伯领导人，也对此做了如实的揭露和严正的谴责。超级大国在中东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是中东局势长期“不战不和”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继续猖獗的根源，要恢复民族权利，收复失地就必须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有坚决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干预和争夺，才有可能赢得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决定中东前途的只能是伟大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是他们的团结和斗争，而不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一两个超级大国，也不是联合国的一纸决议。十月战争的胜利和石油武器的运用，是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克敌制胜的光辉范例，它雄辩地说明，团结就是力量，坚持斗争就能赢得胜利。超级大国最害怕的是人民的团结和觉醒。在当前，特别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形势，挑拨离间，企图破坏阿拉伯的团结，以达其争霸中东的目的。我们相信，经过长期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一定能够识破超级大国的破坏阴谋，不上它的当，提高警惕，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坚持斗争。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和扩张。我们认为：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同收复阿拉伯失地的斗争是密切相联的，不可分割的。以色列必须从它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恢复。尽管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尽管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暂时困难和障碍，但是我们坚信，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只要坚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团结，坚持斗争，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就一定能够把反侵略和反霸权的斗争进行到底，将自己的正义事业引向胜利！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现任欧洲共同体主席的意大利常驻代表已经替九个成员国——法国是其中之一——表明共同体对大会所讨论的问题的立场。由于这次辩论很重要，我想对那个声明补充一些法国代表团的特别评语。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一个事实当然不是法国代表所欲置疑的。法国最高当局不是一再宣布过，全盘的解决办法应顾及有关各方面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回到家园的权利吗？

所以这个问题之应该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交流意见的讲坛上检查，是没有比这样做更自然更合乎逻辑的了。事实上岂不是几乎将近三十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讨论整个中东局势的各方面的问题，不论是特殊的问题或偶发的问题？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考虑，已经拖得太久了，现在大家都同意，必须寻求一个真正公平持久的办法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去年采取的行动，是响应巴勒斯坦人自己为了使全世界知道他们是一个渴望有一个祖国的民族这个事实所作的努力。我们对于这种努力的响应是富有象征性的惹人注目的。我们给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一个机会，让他从这个崇高的讲台上向我们致词。

以一个饱经忧患，至今还在挫折，放逐与扎营露宿的记忆中——对许多人可说是冷酷的现实——的民族使者的口吻，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告诉了我们他的“梦”。无疑地，我们都了解这个梦和联合国努力去解决以色列—阿拉伯的冲突的举动或决定之间的差别在那里。但据我们看来，在这个梦及其实现之间，这个民族不能抱着战斗本身即是目的的看法，而应走一条新的道路。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责任立刻握住“橄榄枝”，不能再耽搁了。因此，我们承认了它的合法权利，决定帮助它达到行使这些权利的目的。但是不用说，联合国的任何行动都须顾到和局势有关的一切因素，这样的行动已在联合国通过了的案文中清楚确定。

从许多新闻报道，并听一大群世界领导人的谈话和我们自己的言论，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问题在整个局势之中日形严重。但那个局势也包括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权利，特别是以色列的权利。

另一方面，从过去二十八年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我们必须特别重视那些反应最近近东的事件的决议，也就是安理会第 242(1967) 号决议，这项决议认为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将以色列军队从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并展开和平协商，给予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与公认的边界的范围内，和平生存的权利。我们也要重视安全理事会第 338(1973) 号决议，这项决议建立了一个特别的程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因为去年我们大会通过的第 3236(XXIX) 号决议并没有完全把问题摆在全盘的关系或全面的观点之内，因此即使我国代表团本身也赞成在该项决议内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也不能支持它。

今天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坚定，尤其因为当前的局势比过去更要求我们借这个机会开始从事寻找一个解决办法并开展和平的动力。但和平一定是在那些合法的愿望与当今的现实情况的交叉点上。我们请以色列也要承认这个主要的政治事实，也就是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回到家园。但我们也呼吁所有其他的当事人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正如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权利都受到承认一样。我们在这儿的责任是要协商不同的立场：一方面是如我去年在关于我们现在讨论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所提到过的，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在人道上和历史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保证以色列这个国家可以和它所有的邻邦和平共存。这种和平共存自然必须基于享有所有的权利，但也须尊重《宪章》所承认的一切义务。

这次辩论有许多无耐性的表现，但只要是问题的解决前途黯淡，不可预卜，这也怪不了谁的。但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只有用一个全面性或一般性的解决办法的方式，才可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首先，这样一个总的解决方法无疑会加速解决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首先是黎巴嫩当前局势的问题。法国热切希望这个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国家，会找到一个能够恢复国内和平的解决办法，这种国内和平只能建立在各族之间的协调与谅解。我们希望黎巴嫩可以再度成为它在国际社会心目中的过去地位，也就是说，一个共存的模范。

其次，一个一般或总的解决方案，有不致分开问题各个部分的好处。同样地，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相信本大会或联合国其他任何机构可能承担一个顾此失彼的任务。这是将来轮到我们来表达对案文的看法时，我们将牢记在心的原则。

在这悲剧的中东问题上，最先想到的一点是一段由许多挫折、非正义、暴力、怨恨和不解组成的漫长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巴勒斯坦民族是主要的牺牲者之一。无疑地，我们有责任纠正这些非正义的情况。但我们不这样做时，不能再有新的过分行动，否则势必助长随时存在着的惹起新战争的危险。现在的确已经到了时候，可以处理真正的问题，并促请各方当事人共同负责寻找一条能够除旧布新，一劳永逸的解决途径。在这个解决办法中，巴勒斯坦人民能够也应该得到保证，知道他们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立国的权利，将会得到尊重。

马尔蒂涅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显示了世界各国对于中东危急局势的深切关心。同时也证明了热爱和平的国家都想作出贡献来解决这个造成经年冲突的最严重的问题。在大会本届会议中，许多发言者在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以及在讨论加强国际安全的过程中，都谈到了中东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和中东冲突及其后果有关的大会议程的许多其他项目下也提到了中东局势。

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本届会议中，占压倒性多数的与会者对于目前在中东推行的个项解决措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相信巴勒斯坦问题是为争取中东的正义和平所作的一般奋斗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可是虽然，关于必须满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合法权利的口头声明，必须得到实际措施的支持，以达成这些权利的行使；联合国有责任给予充分支持，以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愿望。就我们看来，这应是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目标。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针对这个目标采取了崭新的步骤。首先，在该届会议中，巴勒斯坦问题——不但是难民的命运问题，而且也是合法权利被剥夺的整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将来问题——得到了真正的重视，并列入议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以及中

东问题的一般性解决方法中的重要部分。

其次，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准许它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联合国。这一切都显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要求得到尊重与民族权利的主张的合法性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国际承认，这特别是反映在大会的决定中。

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定是受到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现在还是一样有效。首先，一个极为重为的因素就是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现在已经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威望，它自己有一个组织，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组织有能力成功地领导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自由，反对以色列占领者而斗争。全世界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量正在增强，坚决不断的斗争力量已经制止了冷战，并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的和平共存政策的范围内，采取了重要步骤，走向国际间的缓和。巴解运动是在这些情况下发展的。在这些情况下，也加深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进步的社会内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不断斗争使得这个运动更形巩固，也使得这个民族在国际事务上日渐增长的声望更形巩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千千万万困在难民营里，经常感到绝望的巴勒斯坦人开辟了未来的视野，逐渐灌输了对于未来的信念。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压倒性多数的国家都坚持认为必须在全面解放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侵略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基础上，必须在保卫巴勒斯坦阿拉伯民会的自决权利，建立民族国家权利，并保证中东各国具有独立生存发展权利的基础上，全盘地解决中东问题。我们深信，大多数国家的这种态度是取决于一个冲突，就是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所有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许多爱好和平的力量在正义的基础上针对解决中东冲突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不是在巴勒斯坦人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谋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中东冲突的方法。

第三，巴勒斯坦反抗运动获得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广大支

持，也获得其他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那些实事求是去分析中东局势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这一切都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特别是以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了保证，保证他们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斗争，包括这个斗争外交方面，会得到必要的国际支持。在这点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以团结的深切感情，热烈欢迎来到这儿参加本届会议的讨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并祝他们万事成功。

特拉维夫在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罪行，一再受到联合国的谴责。联合国许多机构所通过的决议中，一再强调以色列所进行的兼并政策是和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相反的，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行为严重地阻碍了中东问题的真正解决。以色列没有遵照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去年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的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证实了这个阻碍的行为。秘书长按照大会这一项决议而提交的载在第A/10265号文件中的报告书，也证实了这一点。

以色列继续侵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民，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此显示了它继续侵占阿拉伯土地以及在中东维持紧张局面的政策。本年七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以色列侵略阿拉伯领土造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而其侵占行为基本上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为了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以色列及其盟邦企图破坏巴勒斯坦人民的声誉，并想使我们相信，比如说，巴勒斯坦民族不是一个国家，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不需要国家形式而应当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国境内的团体——这是以色列的观点。如今，当巴勒斯坦反抗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政治力量，成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单位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就针对整个巴勒斯坦运动，诽谤它是由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组成。为了替这个诽谤辩护，以色列当局继续在侵占的领土上独断独行。他们把阿拉伯人驱出家园，并大肆搜捕镇压。上万的巴勒

斯坦爱国人士都在以色列的狱中度日如年，其中许多人都照例被控违反了所谓占领区的法律，实则这些法律本身根本就是无法无天的。

这类对付巴勒斯坦人民的宣传和诽谤是要使人不信巴勒斯坦人有权建国以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有权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观点。此外，在这类宣传与诽谤下面，我们发觉一种想剥夺巴勒斯坦人所获得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援并企图在那些反抗以色列侵略的国家之间挑拨离间的企图。

另一方面，以色列增加了它的军事潜力，并从它的盟邦那儿获得了更精的武器，向全世界证实了当前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正是合它的意思，因为这个局面使得特拉维夫能够继续非法占领它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阿拉伯故土。

这一切都显示以色列罔顾联合国决议和世界舆论，继续侵占阿拉伯领土，继续压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特拉维夫推行其扩张政策，阻碍了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建立。

然而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现在正是让以色列领导人聆听理智的声音，抛弃政治教条——这种政治教条早已过时而无意义，对以色列本身也有害——的最佳时机。这个政治教条认为对于阿拉伯国家只有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才能保证以色列国界的和平。以色列希望这些阿拉伯国家最后会同意以色列既成事实的政策，这个海盗土匪政策。但这些希望都是虚幻的。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申其支援阿拉伯人民为取回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土地的斗争，为取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包括自决权建国权在内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民族权利的斗争这一个原则立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在符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利益的方式下解决，否则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或宁静。我们也相信必须以可靠的国际保证来保障中东各国及各民族的独立生存与发展。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认为，考虑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法的各方面以及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决定，都应在关于中东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围内进行，所有直接陷于冲突的各方都要参加，会议的共同主席——苏联和美

国——必须参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必须参加，和其他参与人士站在平等地位。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认为，中东的持续紧张局势，使我们迫切地要在联合国采取积极措施并作出建设性努力，以达成这个地区的真正和平。

阿克勒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代表在十一月三日的发言里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宣称以色列人知道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存在着。但是，他是不是不知道他的政府却顽固地拒绝承认联合国曾以许多决议确定其拥有民族自决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着？他最近才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所以显然据此而建议，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签定以约协定，因为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被驱逐离开巴勒斯坦后，我们人民中有一部分碰巧居住在约旦。以色列建议的这种解决办法，不仅忽视巴勒斯坦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侮辱大会各会员国的才智，违反宪章的原则。问题的症结是目前完全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地理上的”巴勒斯坦的解放。

流亡的和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目前总数约三百五十万。其中约百分之五十三持有约旦护照，这使他们能够到阿拉伯世界或其他地方找寻职业或受教育。否则，经济上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一九六七年以来，其中除了百分之十三生活在悲惨的加沙地带，约有半数的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因此，目前约有一百三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野蛮的军事占领之下。

这些军事占领下的人民，受到种种独特方式的压迫和剥削。一方面，占领者的思想是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最近加以谴责，而自从它侵入到我们地区，巴勒斯坦人民就一直认为它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且一直反抗它。另一方面，这是一种蛮横的外国军事占领，彻底自负代表着高等文化，并且使用优势强权压制阿拉伯人民。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关系是一种斗争的关系，这是历史的法则。占领者企图胁迫被占领者，但终究不能使他们屈服；而被占领者为解放自己和获得独立而斗争。在巴勒斯坦，则是声名狼藉的防御法

令统治者被占领者，这个法令原来是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在一九三〇年代颁布的，目的是为了压迫巴勒斯坦人，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阻止他们获得独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以色列军事当局正使用这些同样的法令压迫阿拉伯居民。他们任意地以推土机铲平房屋，用纳粹毁灭利蒂西同样的方法毁灭整个村庄；他们未经审判就监禁巴勒斯坦人民，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九七四年八月以色列监狱关了五千多个巴勒斯坦人；他们驱逐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土地，把他们抛弃在约旦或黎巴嫩边界。他们的目的是要减少巴勒斯坦人，增加以色列人，制造一个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成为种族统一的“犹太人”国家，“就象英国是英国人的”一样。土地充公了，以威胁恐吓迫使被占领人民放弃土地和财产。并且强制施行一种由军事占领而生的经济情势，产生一股依赖的廉价劳工，在这个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国家营造业、工厂和农场里工作。逐渐地但有系统地，以色列军事当局正在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转变为附属以色列经济的生产体系。这样做，他们正在建立一个象南非所制造的同样的生产体系。根据肤色、信仰和种族背景，工资待遇大不相同，结果一个犹太工人比做同样工作的阿拉伯工人赚十倍多的钱；白天在以色列人区的工厂里工作，晚上则决不能让阿拉伯人继续在那里，来“沾污”以色列人区；来回地运送工人——这些只是在以色列和所占领领土里关于巴勒斯坦劳工情况的若干事实而已。以色列政策的终报目标是要制造并维持一个班图斯坦，把巴勒斯坦人变成统治种族的运粮粗工和无产贫民。本质上，这是南非实验的翻版。

这些和其他许多恶毒的做法，也扩大到所谓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由于他们不是犹太人，根据法律不能购买某些土地，根据法律不能住在他们的出生地区，根据法律不能回到他们的村庄，这些事情由比里姆和其他村庄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代表竟宣称，巴勒斯坦居民可以参加选举，甚至派代表参加以色列会议。众所周知的，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通常总是投票赞成政府核准的名单。就象欧洲有其吉斯林，美国有其汤姆叔叔，阿尔及利亚有其贝尼·威·威，所以可以叹以色列也制造了某些阿拉伯傀儡，坐在以色列议会里或参加以色列代表团。以色列代表厚颜无耻地谈论在占领下实行的“自由”或“民主”选举。

以色列的种种做法，都是顺理直接起源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作为一种思想，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它都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作显著的区别。它是一种运动，其目的是在非犹太人的领土上以彻底的征服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它不能自居是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一九四八年以前，超过百分之九十四的巴勒斯坦土地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有的，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无数年代。在违反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意志，驱逐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后，犹太复国主义成了国家的政治指导原则。法律上，阿拉伯人被宣布为无身分的人，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同时也是非犹太人。国家的各种权利和权力以前是现在仍然是由犹太人控制着，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相反地，如果拒绝给予某些权利，如果不让国家的任何团体享受某些特权，所给的理由总是说那个团体不是犹太人。这个罪恶，这个没有生为犹太人的罪恶，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以被犹太复国主义惩罚的罪恶。这样不仅把非犹太人大量地驱逐离开巴勒斯坦，而且压迫自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居住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时，拒绝遣返或补偿自一九四八年以来不停地被以色列驱逐出境的那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所有这些事是“合法地”进行的，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明确地规定非犹太人不能象犹太人一样拥有相同的人权和民权。

以色列的所有非犹太人，在身分证上是清楚注明的。只有犹太人能任意地在以色列各地旅行；只有犹太人能购买和出售某些土地；只有犹太人能充分地享受有国家机关的好处；只有犹太人能够成为集体农庄的成员；只有犹太人能免受行政拘留的威胁；只有犹太人不受居住和职业选择法的管辖；只有犹太人能有代表充分参加国家机构和政府活动。而且，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只要他能以以色列满意的方法证明他是犹太人，依照回籍法就马上有权具有以色列公民权和居留权。因此，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使他本人和他的家庭能证明不曾间断地住在巴勒斯坦好几个世代了，也必须流亡他乡，对于从他们手中强迫夺去的一切也没有给予任何补偿，也不许返回依最低文明标准来说本来就是他的民族家园去，而一个美国、法国或苏联公民则可以要求把他遣返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没有任何关系的土地，仅

仅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说他是一个犹太人，因此有权取代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

即使根据对人权最狭义的解释，这就是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简单的犹太人求解放愿望的表示，因为它本身表现强力地反对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必须了解，巴勒斯坦人之所以支持联合国决议，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是有相当严议的理由的，他们本身遭受到最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公平待遇。对他们来说，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对所有的非犹太人，而是一种政治思想和制度，目的是用来压迫——而实际上正在压迫——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的。对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对犹太人的一种普通概念；它是在巴勒斯坦实行的对付任何不是犹太人的一种非常具体形式的歧视。它正就是非洲的种族隔离，既然白种的南非人已经无法宣称种族隔离表示非洲白人的解放，因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一定无法说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他们自己的解放。如果这是解放，如果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是解放，那压迫和种族主义就文字上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即使以色列和美国声明联合国决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反犹太人的一种形式，任何人也不应该忽视上列的这些事实。如果有人要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联在一起，那是他们的问题。决议没有这样说，也没有把它们联在一起。而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这样说。他们说，对他们来说，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想，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歧视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犹太人拥有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而非犹太人却没有这些权利——直截了当的就是这样。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国家既不能叫做民主，而依以色列和美国一向争论的说来，也不是犹太人的。对从犹太复国主义手上受过罪的巴勒斯坦人说来，他无非是由于不是犹太人而受到惩罚，而不是因为他反对所有的犹太人而受到惩罚。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核心。

犹太复国主义规定，在巴勒斯坦只有犹太人是第一等公民；每一个非犹太人，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回教徒，是第四等公民。即使他世代就居住在那里，然而因为他是一个非犹太人，他在以色列没有真正的权利。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说的话，而它这样说，是因为它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挖一

道种族主义的壕沟：前者属于好的种族，后者属于坏的种族。再也没有比这更种族主义的思想了。犹太复国主义干脆地说，不管多少非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绝对的绝大多数，在那里居住了无数的年代，然而只有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不是作为宗教团体的成员——在巴勒斯坦拥有普通的和特别的权利。所有非犹太人根据种族的理由都被拒绝这些权利。这就是种族主义。而这也是以色列的种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同罗得西亚和南非以白人的种族隔离为根据的政策全部相同的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种生根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彻底的种族排他主义之下，鉴于自从犹太复国主义开始以来我们人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也是为了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压迫下被奴役的犹太人，我们将继续提供我们的民主的不分种族的巴勒斯坦方案，在那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可以没有种族或宗教偏见而和平相处。

胡迈丹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国在上届大会真正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它把巴勒斯坦问题当做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议程，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两个历史性的建议和决议。这些事情表示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国家权利，回到他们家园和财产的权利，如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样有行使自决的权利，同时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届会和委员会以及其他大会有关的会议的权利。

在这之前，这个国际组织本来不关心而且拒绝给巴勒斯坦人民这些权利，事实上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身分和存在。那时，他们被认为是把他们的土地给了外国人的一群人，他们命中注定要离开他们的土地而流亡。一年复一年，他们的命运被当作一群难民处理，通过联合国若干会员国和其他国家所给的施舍而得到救济和援助。

从一开始，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就拒绝接受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命运。他们决心，让他们子女的牺牲和先烈的流血去断定他们的命运。巴勒斯坦人民塑

造和达成这个目标的路程是漫长的、艰巨的、充满了千辛万苦，受到和帝国主义勾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种种阻碍，和他们能够动用的物质、人力和破坏性武器的种种破坏。不过即使如此，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的斗争和努力之中，不辞牺牲流血，凭他们的决心和意志力，向那些不愿注意这种事实的人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同时断言了他们的权利不可剥夺。这是向那些要忽视和污辱这些权利的人提供的证明。

本国际组织在上次大会里，面对着巴勒斯坦人民通过他们的斗争和牺牲所表现的意志力和决心，不得不承认这种决心和意志力。联合国不得不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并且通过了这两个决议。联合国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均势和以往存在着的公式，即邪恶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和霸道——所有这些，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之后，和其他国家以开明态度看待巴勒斯坦问题的真相和事实以及其主张的正当性之后，已经变成了让解放和善良的势力占了上风。

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和通过了这两个决议，是联合国原则的一个实际运用，是执行宪章规定的原则和宗旨的一种行为，是本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恶的一种补偿，是赔偿巴勒斯坦人民的一种方式。国际组织的这些行动足以证明它存在的理由，以及其响应世界各国人民的热切希望去建立一个基于世界各国人民公平和平等的世界制度的效能。

巴勒斯坦人民战斗的前进，和第三世界同国际组织里解放了的国家对巴勒斯坦人立场所给予的支持，在联合国的处理上和把巴勒斯坦问题当做难民问题看待的讨论方式上，产生了变化，使它考虑到这是人民对其财产和家园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事业。自从反映公平和新的处理方式，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回到他们的家园和行使自决权利的历史性的决议通过以来，整整一年过去了，今天的问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所问的完全一样：有关巴勒斯坦人民回到家园的国际愿望是不是实现了？关于创造适当情况以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大会决议是不是执行了？既然，答案是非常明显是否定的，接着的问题是：谁要负这个责任？以及，要采取什么后继的措施来执行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决议？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要对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和阻止他们回到家园和财产去的事情负责任。以色列也要对阻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负责任。面对着以色列公然违背大会决定的事实，大会如果仍然自己捆住两手，不能做出任何事，采取措施来强制实现大会的愿望和执行以前通过的各项决议，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或许，在这方面，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最近在利马召开的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可以指导大会，其大意是，考虑剥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会员权利和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它实行制裁的可能性。

如果大会这届会议无法通过和实行利马会议的决议，我们认为大会应该采取积极行动，执行以前的第3236(XXIX)号决议。我们相信，在大会的主持下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根据宪章的规定给予充分的权限，制订出一个全盘计划，使巴勒斯坦人民回到他们的家园和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同时应该授权委员会，和所有国家、组织和机构，包括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触，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并采纳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委员会也应该和以色列接触，以便决定以色列对使难民回到家园和行使自决权的计划的反应程度。我们也认为，如果以色列拒绝和委员会合作，或拒绝响应使巴勒斯坦人民回到家园和行使自决权的计划，我们应该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提出具体建议，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包括停止以色列的会员权利。

我们也认为安全理事会作为处理威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事项的主要机构，应该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我不认为我需要解释巴勒斯坦问题所包含对我们这个区域和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危险性。我不需引经据典来证明，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在中东地区连续爆发的战争，其主要原因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驱散当地人民，拒绝让他们回到他们的财产和家园，以及剥夺他们的自决权。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讨论时，应该特别注意到这两件事，难民回到他们的家园和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及要安全理事会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就是不结盟国家现阶段

正在讨论、研究的决议草案里的两个主要重点，我们这样说决不是泄漏了什么秘密。我国代表团一定支持这个决议草案，同时，我们期待该案向大会提出时能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而通过。

现在，我要重申我国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里就供给以色列各种主要的破坏性武器所说的话。他说：

“最近报纸报道以色列准备购买具有高度破坏力的非常复杂的武器，这件事引起我们非常的关心……同时使所有阿拉伯国家非常担心和震惊。用不着说，提供这类武器给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只会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第二三六七次会议，英文本第11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民和政府，加上阿拉伯国家人民和政府——事实上，包括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注意和重视。我们认为，对以色列提供这类武器是以色列所以这样顽固和不尊重联合国决议的主要原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代表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在上次大会和法鲁克·卡杜米先生在这次大会提出一种解决办法，建立一个不分宗教的、不分教派的巴勒斯坦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公民、犹太人、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一律平等。在这次大会和上次大会，我们都听到以色列代表拒绝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这是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比较一下这两种态度，我们发现，抱第一种态度的人，他们是巴勒斯坦原来的土著居民，具有人道主义和宽容心；他们作为巴勒斯坦地方的公民，根据权利和义务绝对平等的基础，表示愿意和从外面来的人合作和分享。另一方面，抱第二种态度的人，就是从外面来的人，却拒绝在任何方式下和该国的原来居民合作；而且实际上甚至拒绝承认他们的存在。这岂不是怪事，岂不令人惊奇？这不是证明了谁要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长久存在负责任吗？这还不足以充分证明以色列的基本思想，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本质吗？这还不足以使那些拒绝不信决议草案所说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种种族主义运动的人，也可以相信这一点吗？

我们认为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是他们的问题和所谓的中东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的主要当事人。因此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参加解放这两个问题的任何工作；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些工作的唯一基础，应该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在我未请今天下午的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者讲话以前，我愿指出一点，那就是因为各代表团对我今天早晨的呼吁都作出积极的反应，尽量使发言简短，所以我们可以把下午的会议继续下去，而不须在夜间开会，何况我们现在已经轮到今天下午发言人名单的最后一位，假如我们继续开下去，由排在夜间会议名单上的那些代表发言，今天下午的会议就可以让他们统统轮到，而在七时左右结束会议。

马基先生（也门）：去年，也是十一月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联合国，听取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的讲话，他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道出巴勒斯坦问题的真相，并且说明了高尚和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要求，因为国际性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完全不顾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蹂躏了他们的国家，也侵害了他们的权利，用武力和侵略的方式，夺取了他们的财产，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他们的国土，并把他们那些富于战斗精神的防卫者下狱和施以酷刑。以色列这样做是违犯和蔑视联合国的公正决议和它的宪章的，同时也是违犯和蔑视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社会的一切其他公正决议的。

在联合国构架内审议这个问题的历史上，我们的国际组织第一次响应对联合国的目标和人权原则作出承诺的那些国家的要求，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几乎可以称之为全体一致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决议明确地指出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受外力干涉的自决权利，和他们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中，大会在执行部分第2段内又重申：

“……巴勒斯坦人民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不可剥夺权利。”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不仅重申巴勒斯坦人民那些被剥夺了的权利，甚至更进一步吁请所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这些权利。

由于本组织所代表的国际社会认为，侵占权利的以色列和援助及教唆以色列抗拒、违犯并蔑视联合国决议的那些国家可能反对和抗拒，所以大会在这个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中请：

“.....秘书长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自从通过这个决议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按照第3237(XXIX)号决议以观察员资格参加了由联合国主持和在联合国构架内举行的所有会议，同时也参加了在联合国构架之外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

现在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恢复他们被以色列剥夺的那些权利的合法斗争中已经有了什么结果？各会员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给予多大的支持？以色列是否响应和尊重国际大家庭以压倒多数所表示的愿望？以色列对于尊重我们国际大家庭非常明确而且也非常显然承认和重申的巴勒斯坦人民权利，是否已经至少向前走了一步？

这些便是问题的所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已经说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就是在这个讲坛上向我们提出他的答案，明白地描绘出以色列如何违犯和抗拒这个决议，并且拒绝执行这个决议，实际上，以色列是想使这个决议没有任何执行的价值，因为它靠着某些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向它提供足以严重危害国际大家庭的、毁灭力越来越大的武器——正以一切非法手段抵制这个决议。

这里，我们要提到的是秘书长为执行前面所说的联合国决议而草拟的报告——这就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A/10265号文件中印发的那个报告。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只用两行半文字说明他如何执行大会根据第3236(XXI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交付给他的这个重大任务。下面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在他的报告中所看到的：

“秘书长根据大会对他的要求，已经同巴解组织取得联系，而秘书处也已在必要时同巴解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接触。”（A/10265, 第2段）

我国代表团充分了解秘书长在执行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在无外力干涉下享有自决权力的这个决议时所遭遇的困难程度，因为我们和所有其他各国的代表团都知道以色列及其支持者蔑视联合国决议的情形，这是在某些国家的支持下对联合国宪章所载述的权利和正义的蔑视，然而这些国家在违背国际大家庭的意志和决心的情况下，公开支持侵占他人权利的种族主义国家，竟毫无悔恨之意。

因此，大会必须寻求在联合国构架内执行第 3236 (XXIX) 号决议的切实办法，并且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定的方法，这使我们能够强制那些不顾联合国决议的人尊重建立在正义和法律之上的国际大家庭的决心，以期维护全世界每一地区的和平及安全。

简单地说，今年我们再一次地在联合国的自然构架之内和大会中讨论的巴勒斯坦问题，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 3236 (XXIX) 号决议所已经阐明的一个问题，开个决议曾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具有自决和享有国家主权及独立的绝对权利，以及返回他们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大会绝对有责任就其权力所及用一切方法迅速执行它的决议，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决议所规定的，采取可以合法恢复这些权利的切实措施。

为此，我国代表团极力主张并要求国际大家庭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继续注意执行第 3236 (XXIX) 号决议或本年大会可能通过的那些决议，同时还要克服到现在为止妨碍执行这个决议的困难，也就是除非联合国决议符合他们的愿望和目的就不予尊重的那种傲慢和强硬的人。这些决议即使符合联合国宪章和人权然而只要有违这些人本身的希望、野心和意愿时，他们还是会把经压倒的多数会员国所确认、由于尊重宪章而产生的各项公正决议，认为是任意的决定。

我相信我国代表团同所有的会员国一样，认为在联合国构架内外为寻求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作的任何努力，应当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同等的地位参加，因为

该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并且按照第 3237(XXIX) 号决议以观察员资格参加我们的工作。任何努力都应当集中注意力于执行第 3236(XXIX) 号决议的文字和实质，这个决议说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形象，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不容置疑乃是中东危机的核心和实质所在，若无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完全同意，便不应对这个严重危机采取任何步骤或措施，也不应采取任何最后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这样，中东问题仍将是威胁该整个地区的一种危机，而且大有可能成为区域性的战争甚至于世界大战。

我们吁请世界舆论和所有的会员国支持经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再确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目标。我们还吁请世界舆论和所有的会员国对抗所有那些仍然不注意各国人民自决权利的国家，并反对所有那些支持根据武力和依赖种族或宗教歧视作为统治原则的国家，向它们进行斗争。这里我们所指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因为最近第三委员会曾以压倒的多数予以谴责。如果不是这个扩张的种族主义运动主宰了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统治概念，就不会发生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的奋斗目标问题，也不会发生大家都已知道的中东危机。

大会刚刚听取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所作的有价值发言——这项发言已经分发给各代表团——其中明白指出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假借种族主义的思想在被夺取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正在如何不人道地执行种族主义的原则，这种思想正如我们所说和联合国所确认，是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相似的。

我国代表团重申它对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是有所区别的，因为犹太教是我们所尊重的一种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则是以种族主义、歧视、扩张和统治为根据的。

我们曾经希望在国际大家庭通过了第 3236(XXIX) 号决议之后，有些国家会利用它们的重大影响力强迫违背宪章和人权宣言的以色列尊重国际大家庭的意愿，而不要支持该国和向它提供各种毁灭性工具以及足以削弱联合国力量和国际法规则的政治支持。这些行动将使世界退回到弱肉强食的境地，而不再尊重人权宣言和各国人民自决权的权利。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大家要求大会作为一个单独项目连续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是第二年了。三次战争和造成重大牺牲的其他交战活动的悲残记录充分说明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爆炸性的问题，更不要说在所涉及的人民之间深植的仇恨，因为在必要有谅解和合作来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和进步之际，这种仇恨把他们分开了。

我在这里毋须列举理由说明希腊何以如此深切的关注在这个敏感地区通过正义来达成持久的和平的解决办法。不论我们每一个人怎样来看问题的实质和达致解决办法的途径，我相信为了有效地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承认我们需要高度的善意和政治家风度。除非我们决定面对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民问题——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将会徒然辩论几个月而无任何积极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不能或不愿正视这个触及危机中心的现实，对于世界和平只不过是徒记空言而已，同时对于在旷日持久的现有反常局势中身受痛苦的一切人士也不能使其解脱痛苦。由于这个缘故，我国代表团赞成把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单独项目列入议程，并且我们希望出现一种精神使大会能够达成所期望的解决办法。

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我几乎不需要重复我所说过的话，那就是我国代表团是以最大的同情心和休戚相关的态度来看巴勒斯坦这一悲剧的——其中所涉的情节是使成千成万的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并引起了广泛的人口变动，为附近塞浦路斯悲惨局势中最近所发生的类似作为建立了先例——这不仅是由于希腊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人道方面特别敏感，也不仅由于希腊和伟大的阿拉伯民族，其中有一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民，联合起来的友谊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我们一开始就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具体说，希腊支持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其自决权利，并且让他们行使这些权利，同时主张在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有在安全并经认的疆界内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捍卫这个原则：任何以武力夺取领土的行为在同国际关系中都是绝对不许可的，并应加以谴责。我们主张以色列撤出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这些便是寻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但为了替这项解决办法铺路，目前还要要求大会的是提供有关的各当事方以必要的指导。就大会邀请巴勒斯坦人参加审议他们的事务这一点来说，这件事是已经办理了。可是仍待办理的是给予巴勒斯坦代表完成所交付给他们的任务的机会；这正是我们将要决定的事项。我们承认在同其他有关各当事方举行谈判时，巴勒斯坦人民有以同等地位派遣代表参加的权利，我们就是保持一向的立场。巴勒斯坦人只是得到辩护他们的正义立场的机会，但这并没有剥夺了任何人所有的同样机会。

大会接有埃及代表团所提送的一件决议草案(A/L.768)。这个决议草案是完全在埃及总统阁下安瓦尔·萨达特先生最近向大会讲话时所作值得赞扬的倡议的范围之内的。我们觉得本组织应当提供鼓励和协助，以期这个倡议可以产生结果。我国代表团正给予埃及决议草案以有利的考虑，并将投票支持该案，不仅是因为这是表现埃及同希腊之间众所周知的友谊的一种方式，而且也因为我们在该决议草案中看到一個真实的意志，要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作出有效的贡献，同时也对整个中东问题的解决作出有效的贡献。

我们诚恳地希望，各当事国在这方面能够表现高度的责任感，因为他牵涉到重大的利益，万一失败就会产生严重的危机。国际社会已经得到充分的经验，深知迫切需要终止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并对整个中东问题提出一个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主席：在未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愿提醒各位代表，大会今天早晨决定按照议程项目27提送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是明天中午十二点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早晨终了时宣布，不结盟国家集团将于明天下午五时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室开会，以便拟订决议草案案文。我不愿做出妨碍这个动议的任何行动。因此，为了迎合该集团所表示的愿望，我提议征得大会同意将提送决议草案的截止日期展延到星期五早晨会议开幕之时。不过，我们希望在星期五早晨结束辩论。否

则的话，我们将须在下午和晚间甚至更迟的时间，继续进行辩论。如果我们本周辩论不完，就会有这样的危险，那就是下周议程上的一些项目将须展延到再下一周去。

虽然如此，我坚决希望我们能在本周结束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

本斯迈尔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请原谅我打断了这个辩论。我所了解的是；你定星期五上午十点三十分为提送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对么？

主席：我曾要求将星期四中午十二点钟定为截止时间。今天早晨你对我说你们拟订决议草案——一个已经在研拟过程中或者可能已经散发的决议草案——的会议将在明天下午举行。我同意你们的愿望，我想你们在明天下午或晚上的会议期间，就可以完成关于你们的决议草案的工作。这样我们在星期五就可以收到案文，因为星期五是用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天。

本斯迈尔先生（阿尔及利亚）：我不能担保在十时三十分就会准备好案文。如果说是早晨终了的时候，好不好。

主席：大会从来都不会毫无变通余地的。最好象我本人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样，尽你所能设法在星期五早晨提出你们的决议草案。否则，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这个办法，我带认为大会是这样决定的。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再一次顺应一项道义和政治上的迫切需要，认为它有责任参加对国际和平及安全如此重要的辩论。虽然我们是在先前状各位发言者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详细研讨之后，才来参加这个辩论，我们仍然觉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巴勒斯坦人奋斗的目标所涉的事项关系重大。

我说巴勒斯坦问题对国际和平及安全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身便是支配中东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危机根源。这个真理是本来早就应该予以承认的，在今天更不容否认。今天国际社会已经明白地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局势，而且大家现在也深信倘若撇开巴勒斯坦问题不管，对于令人苦恼的中东问题就不能作有效或最后的解决，那些因为巴勒斯坦人民象所有那些想要自由生活或至少光荣牺牲的人民一样，已经站了起来，并动员起来。

我们一旦意识到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施的严重和极大的不公之后，怎么可能采取不同的立场呢？只要回顾一下并作一简单比较，就可以知道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定是如何合理，而且这种决定是如何坚定不移。

巴勒斯坦人民本来在自己的领土上和自己本国——一个是友谊容忍和友爱精神的根本象征的国家——过着和平及安全的生活。一直到有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种族主义理论为根据的国际阴谋在巴勒斯坦的国土边缘上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迹象表示这个和谐、和平、有希望的生活照前下去会遭遇任何困难。主张这种理论的人根据所有权的说法慢慢地侵据了这片土地——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对这种谬误说法的斥责——同时它也成了牺牲品，使寻求新的替罪羔羊的欧洲人能够略减良心责备。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之后，这个过程便告完成，在掠夺阿拉伯领土和驱逐阿拉伯人民的情况下，以色列怎么会不制造危机的来源——这种危机不断增长，到今日有了这么大的规模。这样一来，几世纪以来生活和存在都同巴勒斯坦的地理——同巴勒斯坦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巴勒斯坦人民就被逐出了家园，丧失了尊严，并且依靠国际救济为生，到处流浪。

巴勒斯坦的土地面目全非，不是由于真正的发展，而是由于引起剧烈改变的政策和执行不断侵略的政策的结果，这种侵略政策按照以武力解决的不变过程逐步进展。整个的村庄都被毁坏，所有宗教圣地都成为褻渎的目标。这种情况不光是出现在巴勒斯坦；它还扩展到各阿拉伯邻国，这些国家的领土被武力占领，直到今

天仍然被占领着。

因此，我们知道，巴勒斯坦问题是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联合国所关切的一个问题的基本因素。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因为大家对于它的主要因素，即巴勒斯坦问题，未能给予适当的重视。但对任何一个愿意正视事实的人这都是很显然的，那就是我们不应也不能忘记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施行的不公平待遇。这就是破坏中东一切和平努力的罪恶根源。

由于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真理越来越有深刻的认识，才使大会在第 3236 (XXIX) 号决议中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权，他们的独立和主权权利。也由于认识到这同一真理，而使大会在第 3237 (XXIX) 号决议中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合国内的观察员地位。去年通过的这两个决议都是对下述事实的确切证明，那就是现在大家开始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奋斗目标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就中东这个总的问题的起源、性质和所牵涉的各项问题来说，大家现在对它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自从通过这两个决议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和它的真正代表巴解组织所得到的支持已在不断的增长和加强。自从上届联大闭幕以来所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不论是经济性的还是政治性的，都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合法，和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之所以赢得卓越的成就，不外是由于下列几个因素，这些因素一天比一天清楚，因为它们一天比一天显明了。

首先，巴勒斯坦人民因为一开始便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所以最后认识到一方面必须证明他们的存在，同时还要证明他们确有决心作出为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和维护他们的尊严所必要的一切牺牲。没有任何人现在可以忽视这种决心，或者对这种决心所由来的感情力量表示怀疑。

其次，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以谎言作为真理，把受害者当作侵略者，或把侵略者当作受害者等方式，长期以来使它能够将若干国际舆论引导到错误方向，可是这种

精密宣传体制已在日益显明的事实压力之下爆炸了。这种体制的确是受不住阿拉伯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及正义人民的联合行动的。

最后，由于真正独立的国家数目大量增加，今天能够就象巴勒斯坦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自由采取立场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构成极大的多数。所以在今天非常明白的一点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漠视这个苦恼而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随时可能危及该地区的和平，同时也确能危及全世界的和平。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继续漠视今天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施行的不公平待遇，和他们所遭遇的悲剧。

虽然巴勒斯坦人民由于这些因素而获得相当的成功，但事实上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私毫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确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它在解决中东问题的构架内现在也占了重要的地位，但巴勒斯坦人民还没有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并且仍旧是同样的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虽然巴勒斯坦人民是中东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他们仍旧不能参与寻求对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

大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靠一致通过的决定使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及其一切支持者了解，没有正义中东就永远没有和平，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就永远没有正义可言。不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也就是不让巴勒斯坦人民参加，而想不惜任何代价寻求对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空想。

我们知道，而且也曾经说过，巴勒斯坦这个因素能够使大家接受不是没有困难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它的支持者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继续制造困难，并使国内和国际上对巴勒斯坦人民无可争辩的认可，横生枝节。特拉维夫当局这种注定失败的盲目政策今天在黎巴嫩非常具体地表现出来，在那里有人企图使兄弟之间互斗，引起危险的混乱，致有危害该地区和平的危险。但我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是注定会惨败的，我们相信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共同决心会克服困难，而且他们会尽一切力量反对以色列的这些策略的。

特拉维夫的反对现在阻挡不了任何不了扭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巴勒斯坦是主要的因素。在以色列了解并信服这个非常明显的证据以前，它唯有永远依靠武力才能够生存。如果说一个人靠刺刀的确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这个人坐在刺刀上也的确不能说是舒适的。

最后，我愿意向巴勒斯坦人民表示，毛里塔尼亚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他们为保证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以及为正义，为人类争取胜利所发动的合法斗争。

帕夫拉克（波兰）：联合国大会辩论巴勒斯坦问题，就是对多年来被驱出家园因而被剥夺了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履行它重大的责任。虽然大会二十五年以来曾经以各种不同方法处理过这个问题，但这不是第二次在这个大厅里我们有机会聆听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真正的声音。去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在本大会剖明了巴勒斯坦问题全部的复杂性。今年法鲁克·卡杜米先生又代表巴解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表达了他的人民对问题的看法，并且告诉了我们巴解在收复其家园的斗争中遭受过何等严重的经历。波兰代表团以很大的注意和理解听取了卡杜米先生的演说，因为我们认为中东冲突的中心问题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民要求自决的正义愿望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其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的权利是否能够恢复。这的确是基本问题，如不解决，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

波兰曾多次大声疾呼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其民族权利所作的斗争。就在最近，我国外交部长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先生在本届大会一般辩论中坚挺重申了我国坚定不移的立场。*

波兰代表团和许多参与本项目的讨论的发言者一同感到满意，因为，联合国去年终于改变了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从所谓的人道问题变到一个具有政治意义

* 副主席奥尔高先生（挪威）担任会议主席。

的问题。的确，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3236 (XXIX) 号决议，就表明了这个新态度。波兰投票赞成了一项决议，并且认为它是朝向体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目标跨出的重要一步。该决议承认并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三项基本民族权利：第一，在不受外来干涉之下享受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和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权利；第二，不可剥夺的归返其家园和财产的权利；以及第三，“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采取一切手段”以恢复其权利的权利。

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应被看作是联合国和巴勒斯坦人一项历史性的成就。事实上，它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了新的幅度并且把巴勒斯坦问题放进一个新的、适当的政治范围中。

这个同一问题也因大会通过了另一个决议而得到了帮助，那就是第 3237 (XXIX) 号决议，该决议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在联合国列席的观察员身分，因而许可巴解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代表——参加各届大会和其他工作并参与由大会赞助而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的工作。从那时以来，巴解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各种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高兴的注意到巴解的国际地位已实际提高。世界已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日的《关于互助与团结的利马纲领的政治宣言》中，除其他事项外，重申了下列事项：

“会议重申它对联合国大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表示满意，并欢迎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合国组织的观察员地位的决议，并重申一切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所必须考虑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会议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一个正式成员加入不结盟国家运动。这是不结盟国家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取得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而英勇斗争的一项新的表现。”（A/10217号文件，第59段）

波兰与巴解有直接而友好的接触。 它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访问过我国并受到波兰人民和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我们对这个所涉的问题——的确也就是中东冲突的根本问题之一——所采取的态度出于一个事实：这个问题实际上决定了该区域整个的行动方针。 它决定了该地区一切国家和人民为公正的和平与安全根据大家所熟知的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的步伐。 除非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的参加，否则任何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都不会有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各种决议所提供的任何全面解决方案只有在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围内，并有巴解充分的参与，才能达成。 任何忽视中东问题的整体复杂性的零零碎碎的解决办法只能使该地区的情势变得更加复杂，只是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并且必然的奖励了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以色列侵略者。

我们相信改变中的世界现实将迫使以色列和其支持者完全遵守联合国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

侵略、不容异己，和占领阿拉伯土地的政策是不能许可是，必须予以制止。这也就是何以波兰大声疾呼支持巴解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的原故。

伊德里斯先生（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政府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过去已经常常在许多不同的论坛中重申过了，根据这个事实，我不必再一一的详细说一遍。 可是问题的棘手，以及至今不幸在解决方面未能取得进展，使得我国代表团觉得再一次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基本立场的要点，是有用处的。

印度尼西亚认为中东的冲突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承认和支持之后，才能解决。 这些权利的根本就是《宪章》如同对所有其他人民一样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保证的，以及国际社会的各种决定所重申的自决权利。

大会去年做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通过第 3236 (XXIX) 号决议，从而充分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等基本和不可剥夺的权利。 它进

一步再度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民归返其被逐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第3236(XXIX)号决议确定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要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主要的当事者。

据此，印度尼西亚认为绝对有必要让巴勒斯坦人民出席，并和其他有关各方以平等地位参与处理中东问题的各种努力和审议，以期在该地区建立一项公正的和平。因此，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提出了A/L.768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我要坚定的声明一下印度尼西亚对问题的看法：显然的，以色列军队从其因侵略邻国的政策而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是达成和平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从占领领土上撤退可以创造为该地区各国的真正安全所必需的友好气氛，并且就维持以色列的生存而言比仅凭武力要有效得多。

我国代表团承认，通过向和平的道路诚然是很难走的。然而我们希望执行这些措施能够消除仍然横在路上的障碍。我们相信只有这些行动才是在中东达成真正和平的途径。

卡曼纳先生（赞比亚）：联合国有了巴勒斯坦问题差不多快三十年了。在各种议程项目下就这个问题曾通过许多决议。它们都被置之不理。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以色列在这段期间一直违抗联合国，并且不断以轻视的态度对待它的各项决议。

这段期间，巴勒斯坦问题是对这个世界组织的权威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在损害中东的和平和发展的情形下，更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继续不断的丧失。国际社会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物质资源以求对巴勒斯坦问题找到一个有意义和公正的解决。巴勒斯坦人由于他们的家园被武力所占领至今仍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基本的人权被否定了；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自由的权利仍然被剥夺。

近几年来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已得到大量的国际支持。它以一个人道问题开始，但今天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权利已为联

联合国所承认。这个庄严的组织已经再次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有权利返回他们被强迫离开的家园。我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权利是整个中东问题永久解决不可缺少的。不但如此，我们已承认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以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为独立和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今天都已承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我们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长期危机的根本原因。它如果不解决，中东的总问题就要持续下去。该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因此，散处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恢复其统一与主权。巴勒斯坦问题迫切需要政治解决。它可以绝对保证其他有关问题，包括人道问题，也得到解决。

赞比亚对整个中东问题的立场仍然未变。就如我说过的，我们认为迫切需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但如此，我们认为以色列必须立刻撤出其以武力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另一方面，我们承认以色列以一个主权国家继续生存的权利。

我们在赞比亚一贯反对并且要继续反对任何以武力方法占领、夺取土地或领土。因此，我们认为以色列人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出现是非法而不能容许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通过许多决议要求以色列以一切占领的领土上撤退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然而以色列仍然顽固的蔑视国际的公开要求。它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坚持否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固然欢迎西奈协定，作为朝向中东持久和平跨出的第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我们坚决认为只有以色列军队从其非法占领的所有其他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和脱离接触，这才能达致和平。这是唯一的途径能保证它在该地区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如继续拒绝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国家主权的权利，只会在中东使已要爆炸的情势更加恶化。以色列必须接受作为一个会员国根据《宪章》应尽的义务，尊重联合国关于中东的各项有关决定。

大会去年在第 3236(XXIX) 号决议中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代表——积极参与其一切有关巴勒斯坦和中东的重要问题的审议,这个决定是有识见的并且早就应做的。这证明我们已认识到情势的严重性,和巴勒斯坦人民对寻求整个中东问题的解决有其不可或缺的一分作用。我们认为任何不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政治情势的和平努力必然不能在该地区产生持久的和平。在中东必须尽早达成一项持久的基于正义的和平。

我们认为早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是在该地区达致和平的一个先决条件。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尽早重开,在所有有关各方的参与下去处理中东问题的各方面,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以期达成一项公正而永久的和平。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由埃及代表团替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其他代表团刚才提出的决议案,要求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在与参加由联合国所赞助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其他参与者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与该会议的工作和审议,以期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将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案。

主席:我们已听取了今天下午名单上最后一位代表的发言。苏联代表要求发言行使其答辩权。大家都记得大会在其二三五三次会议上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

我现在请苏联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本来没有意思要发言行使答辩权,但是中国代表对苏联的立场说了许多否定的话,所以象列奥·托尔斯泰所常说的,“我无法沉默”。自然的,我遗憾我的发言只限为十分钟,我要多一点儿时间。

我要劝中国代表清醒清醒，我遗憾他现在不在，但是他的副手会传达我的话。显然的，当巴勒斯坦首席代表卡杜米先生讲话的时候，他一定是在打瞌睡，也许这就是他何以没有听到卡杜米先生所说的话。卡杜米先生说：

“我们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不是孤立的。比如我们的朋友苏联，就采取负责任及有建设性的立场……”

(A/PV. 2390, 英文第31页)

我重复一遍，我要求中国副代表把这一段话传达给黄华先生：

“比如我们的朋友苏联在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中就采取负责任及有建设性的立场，苏联一贯认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我们阿拉伯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同上)

这就是正在领导巴勒斯坦人民为权利、自由和独立而进行一场神圣战争的组织的首席代表自己的评价。这和中国代表对苏联的胡言乱语和诽谤中伤有如天壤之别。

我要引几句今年十月签署的苏-叙公报：

“苏联和叙利亚的领导人宣告他们不屈不挠的决心进一步加强两国和其人民之间的友谊。”

并且强调，不准任何一个人动摇它或伤害它。当然也不准中国的诽谤者这样做。

我要引一段巴勒斯坦人民杰出的领袖阿拉法特先生的声明：

“苏联是巴勒斯坦革命力量国际战场的真正伙伴。它将支持我们的战斗和阿拉伯的整个事业，并且站在我们这一边反对以色列对我国人民的攻击。它为了要以色列从我们的土地上撤出而战斗，并且赞成国际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我们的苏联朋友在一切层次上支持我们，我们也十分珍贵这些支持。”

这是阿拉伯这边的高度评价，而中国这一边的诽谤所有的代表都听到过了。你

们只要把这两边拿来比较一保就够了。中国来的人，请你停止对苏联的诽谤攻击，因为大会这里的各国代表似乎在笑你。你似乎象一张破唱片，不断的重复你对苏联诽谤的攻击。你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东西，你虚弱无力，不肯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有关中东和巴勒斯坦的提案，所以你想掩饰你的反苏主义并对苏联加以污蔑。这是不诚恳和否定性的。这不能说是什么东西，而无非是抛弃事情实质的一个策略，抛弃了正在审议的问题的实质。

你顺便提到你的惯常的两强公式，而你却忘了那个帮助以色列的一强。所有的污蔑都是冲着苏联——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真诚的朋友。这帮助了什么人？这对什么人有什么好处？只是帮助了侵略者和支持侵略的人。如果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特拉维夫当黄华还活着的时候为他对苏联的诽谤，对以色列状保护和帮助，以及对以色列的辩护而立一个纪念碑，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你声称是不结盟国家的一员，但你的立场又是离不结盟国家的立场有如从天上到地下那么远。不结盟国家尽了一切努力帮助阿拉伯国家从以色列的侵略下解放它们自己和它们的土地。你在安全理事会不支持、在大会也不支持不结盟国家的决议。你只是以反苏的胡言乱语和对苏联的诽谤为限。在任何有关军事不结盟和不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上，你的立场和不结盟国家不一致。你投票是同南非种族主义者和葡萄牙种族主义政权站在一边，而不是同不结盟国家站在一边。至于召开裁军会议的问题，你投票反对，而不结盟国家则支持我们的提案。关于中东问题，我们不管是在大会还是安全理事会都和不结盟国家站在一边投票，而你的投票，却所谓是“桌底下”的。你发明了一个第四种的投票方法。在你进入联合国之前只有三种投票方法，即：赞成、反对和弃权。现在你介绍了一个第四种新颖的方式，即：“桌底下投票”。这就是你的立场，而你却公然宣称是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和站在它们一边。

要感谢不结盟国家的努力才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却被你说成是些废纸。好吧，既然它们是些废纸，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它们，你又为什么迫不及待的打击一项根

据苏联的建议而提出的决议草案？你似乎顽固的反对任何由我们的建议而提出的决议草案。如果这是些废纸，那么决议草案通过与否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反对通过这决议草案。因此，这是虚伪。你称这项关于中东的决议草案只是废纸。你称这项关于中东的决议草案是废纸，你是在侮辱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

但是这些“废纸”，这些草案，是由不结盟国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和投票赞成的。你是在侮辱这些诚恳努力帮助阿拉伯人民打击侵略的国家。这就是你的立场。

你在这一次讲话中散布诽谤说苏联送给埃及“废铜烂铁”而不是军备；我要顺便说一下，多亏了这些“废铜烂铁”，埃及才在一九七三年获得胜利。今天你说我们利用中东作为最进步武器的试验场。这逻辑怎么站得住？我们送给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废铜烂铁呢，还是最进步的武器？喏，这就是中国的逻辑。

主席：苏联代表已经超过他答辩权的时间。我再给他两分钟以结束他的发言。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记得你的警告，主席先生。我再要五分钟，行不行？

主席：折衷办法；三分钟。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五分钟。中国关于中东事件的立场露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和战术。中国似乎把侵略者和侵略下的牺牲者都放进一个篮子里，表明就中东来说，北京的态度是一种强国政策。中国领导人关于中东的目的就和过去一样，是要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情势以阻碍危机的政治解决，在那里保持一个紧张局面的温床，挑起美苏

的直接冲突，以及破坏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和有效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断反对一切打击侵略和肃清其余毒的方法，只赞成军事办法。它避不支持阿拉伯人民在联合国的战斗，并且不断的反对以执行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决议为根据的一项公正的政治解决。

中国避而不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似乎只用言词支持这场战斗。但是，中国顽固地不愿支持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决议，确实反映出中国直接反对和一切进步的和爱和平的力量一起在国际组织的范畴内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多年来特拉维夫没有批评过北京的中东政策，决不是偶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所以没有批评北京，是因为在这个地区里的毛泽东主义者的活动似乎有利于以色列，进一步的挑衅似乎受到鼓励。

中国建议阿拉伯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催促它们在中东恢复军事活动，也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北京的外交政策是基于所谓的大纷乱和大分歧而制订的。根据这项理论，中国的新闻纸经常挑起新的纷乱，使中东的情势更加尖锐，并且似乎是挑激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为该地区的势力而发生冲突。一九七四年六月，人民日报干脆的说，所谓的中东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就严格的字义而言只是些废话。中国不希望中东有和平，也不希望和平解决。这就是它的立场。要掩饰这种立场，就需要反苏。这就是中国立场的实质。

主席：我现在请中国代表行使其答辩权。我也要提醒他，时间限制是十分钟。

赖亚力先生（中国）：既然马立克先生无端挑衅，我们认为有必要简单回敬几句。

中国对中东问题以及其它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历来是讲原则的，是光明磊落的，马立克的任何污蔑和攻击都不能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都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马立克先生还竭力挑拨中国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中国和广大不结盟国家均属于第三

世界。我们和他们的友谊是在反帝、反霸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马立克的任何挑拨都只能是徒劳的。

今天马立克先生对我们的攻击同往常的一样，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很多谬论我们早已驳斥过了，为节省大家的时间起见，我在这里不再重复。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苏联代表不厌其烦地宣传什么中国希望挑起世界大战，希望美苏在中东直接对抗……，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象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需要有一个较有利的国际条件，以便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是，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能不正视当今世界严峻的现实，这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愈演愈烈。它们从欧洲、地中海、中东、波斯湾，争夺到印度洋、亚洲甚至太平洋，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不安宁。由于他们激烈的争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增长。这个危险特别来自于天天把“和平”、“安全”、“缓和”的调子唱得最高，而实际上扩军备战最厉害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你们在大肆吹捧“欧安会”的同时，又在欧洲大大增强了驻军和军事装备。不久以前，你们在全球各大洋炫耀武力，举行史无前例的海军大演习。这不是扩军备战，又是什么呢？人们都还记得，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你们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中东，不是闹到剑拔弩张，准备动手的地步吗？！我们指出了这些事实，强调世界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正是希望世界人民在争取较好的国际条件的同时，对形势的突变作足够的估计，作好准备，以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也恰恰击中了你们的痛处，这就是拿“缓和”、“和平”掩盖局势紧张的真象，欺骗世界人民。所以，你们就采取贼喊捉贼的手法，乞灵于戈贝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事实”的信条，大肆污蔑中国，妄图混淆视听，掩盖事实真象，使人们在你们的甜言蜜语面前丧失警惕，以便你们为所欲为，放手进行侵略和扩张。但世界人民是有觉悟的，是不会上你们的当的。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东干的坏事和丑事是不胜枚举的。而马立克先生却十分喜欢自我吹嘘。我愿意在这里直接了当地问马立克先生两个问题：

1.你们不是一贯标榜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如何“巨大”“无私”吗，那你们为什么耍大作军火贸易，大发战争财，用卡军火来破坏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并且耍挟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基地和各种特权呢？你们为什么对一个处于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前线的阿拉伯国家加紧逼债，卑鄙地施加压力呢？

2.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顽固坚持侵略、扩张政策的情况下，你们为什么耍向以色列不断输送人力？为什么耍同它明里暗里勾勾搭搭以至发展到两国外长之间的密谈呢？

对这两个十分简单的问题马立克敢不敢回答呢？我断定你是不敢的。你们只能靠污蔑和谩骂来过日子，这只能暴露你们是多么的理亏心虚。你们掩耳盗铃、贼喊捉贼的伎俩是注定要失败的。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行使其答辩权。 时间限制仍然为十分钟。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代表诽谤性的发言完全没有新的内容。 他没有反驳我刚才提出的任何一事实。 他提到印度洋的话也是属于诽谤一类。 苏联在印度洋没有建立任何海军基地，你这样谴责苏联，就真是在掩护那些真正干这事的人，因此你就是在帮助帝国主义。

至于债务问题，我们是取之于人民再诚心诚意的帮助别人的。 我们没有任何资本家。 我们没有任何垄断组织。 我们也没有任何掠夺整个世界而帮助其同路人的跨国公司。 这是从劳动人民得来的钱，我们把这些钱借给别的国家时，我们期望还回来是完全正当的。 如果中国有可能给阿拉伯国几十亿美元而又不要还钱，尽管去做，树立一个榜样不要侮蔑我们。

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防卫。 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二千万生命。 我们知道中国正策划一场战争来对付我们，而北约组织正加紧增强它的军事力量。 我们要有所准备。 我们必须给发展中国家几十亿的钱，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的防卫。

中国正策划一场战争对付我们，有些别人也梦想着战争。这是现实。这就是何以我们期望这些债要归还还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这钱是人民的钱，不是从资本家弄来的。

你宣称你是不结盟国家的朋友，完全不是。你是智利法西斯军事执政团的朋友。你一直和它拥抱，你们是分不开的。你是欧洲复仇主义者的朋友——施特劳斯先生的朋友。就在北京，你们还把它当作一个朋友拥抱他。你们尽了一切的努力来破坏欧洲的缓和。你们使尽了每一个可能的办法以图阻止赫尔辛基的会谈。你们派出了最出色的使者，从邓小平算起。你们的这种企图确实败得很惨。

三十三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拒绝了你们的中伤和努力，签署了《最后文件》，把欧洲变成一个和平的大陆而不是一个象以前一样的战争的温床。你们似乎不喜欢它。你们正用欧洲来对付苏联。你们不断的促使美利坚合众国找苏俄的麻烦。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这样才会有冲突、才会爆发战争，而我们会彼此互相毁灭。你们的领头曾提出这样的理论：让中国人死掉三亿五千万，还会剩下三亿五千万；我们就是一个强国。”这是你们的政策。让俄国人毁灭美国人，美国人毁灭俄国人。让俄国人毁灭西欧，西欧毁灭俄国。中国就会从中变成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是你的梦想。

我们是你们要称霸、统治世界——超级毛泽东主义路上的障碍。这就是你何以要污蔑我们的原故。这也就是你认为我们是敌人的原故。但是，第二十三届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列宁主义政策已经得到世界性的承认和赞许。我们为和平、为裁军、为人民之间的友谊而战斗，以期永远消除人类的战争。但是你现在却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你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但是为了免除战争你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你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挑拨冲突。你在非洲帮助反动分子，你在智利是法西斯军事执政团的朋友，在欧洲，你似乎在鼓励复仇主义分子，你在美利坚合众国支持主

张冷战的人——其中很多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因此，毛泽东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结合正开始发展；它们成为亲兄弟——当然，两者的理论都是种族主义者理论。犹太复国主义继续宣扬犹太人是上帝选民的理论，而毛泽东主义者的理论则说中国人是处于万民之上。从这里你们可以发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那些反对缓和、反对加强和平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言语。这是你的政策。这就是何以没有任何针对苏联的污蔑能遮掩得了你的政策——每个人都清楚，不管你怎样拼命的污蔑苏联。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阁下，我不是要求停止行使答辩权。虽然我们不喜欢两个属于相同意识形态的邻国交相诋毁，但是，阁下，让我们大家耐心点听听他们要说的话，而不要执行行使答辩权限于十分钟的规定。如果让他们把要说的话从胸口里吐出来，他们就会清除他们的怨恨。让他们去消怨。我主张这样的政策，就是，言词比枪弹要安全得多，谈论得多的人是和平的，他们会从胸口里消气。所以请不要限制他们，我们都愿倾听。

主席：我必须提醒沙特阿拉伯代表，行使答辩权限于十分钟的规定是大会所决定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代表，是大会的仆人。我请中国代表团行使其答辩权。

赖亚力先生（中国）：果然不出所料，马立克先生根本不敢触及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相反却乞灵于泼妇骂街的手法来掩盖自己的真相。用中国谚语来说，这叫做“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行使其答辩权。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同意中国代表团的一句中国成语——他正好是说盖不住反苏主义的烟幕。

下午七时散会